

天涯莲蓬鬼话千万点击作品

暗夜尽头， 深水之下

之后如何■作品



中国建国初期恐怖事件和神秘机构
揭秘二战期间日本军诡异阵亡事件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暗夜尽头， 深水之下

之后如何■作品



YZLI 0890083066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暗夜尽头,深水之下 / 之后如何 著. - 重庆:重庆出版社, 2011.4
ISBN 978-7-229-03907-3

I. ①暗… II. ①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46960 号

暗夜尽头,深水之下

AN YE JIN TOU SHEN SHUI ZHI XIA

之后如何 著

出版人: 罗小卫

策划: 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: 韦 一


责任编辑: 刘学琴

特约编辑: 刘美慧 李 洁

责任印制: 杨 宁

营销编辑: 田 果 闫国栋

封面设计: 王语设计 · 13466660482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)

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E-mail: bjhztr@vip.163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 印张: 16.5 字数: 264 千

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26.8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023-68706683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题记

在写下这段文字之前，我常常想，作为一个行将就木的长者，也许应该把这些不可思议的故事带到坟墓中去，毕竟这些诡异的经历已经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模糊不清，靠我年迈迟钝的大脑甚至已经无法分清哪些是真实的、哪些是梦境。但几十年来，我的眼前始终摇晃着一些熟悉的面孔，他们在我的睡梦中微笑着融化，仿佛在提醒我那段不平凡的日子，这常常让醒来后的我老泪纵横，不能自己。

我的日子不多了，直到今天我才下决心将那段无与伦比、充满着神秘与疯狂的时光铭记下来，无论众人如何认为，但我始终对那段与他们同行的日子无怨无悔。也许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故事，但请记住，这些略显苦涩的文字背后站立着的，是一群有着无比勇气和惊人毅力的英雄们。

没有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永远无法体会那份苦难和惊险的，今日很多年轻人已经将轻狂与浮躁变成这个时代青春的象征，当年有着同样激情与梦想的我们，把青春的冲动和执著的勇气溶于自己的血液，永世无法分离。即便今日我已风烛残年，但一回想起那些风餐露宿、披星戴月的日子，同样禁不住感慨万千，仿佛又迎风站立在陡峭的崖壁旁，凝视着神秘无垠的蓝色海域。

那是我毕生的荣耀所在，我坚信。

是为题记。

第一章 恐怖旅途

正当我紧张地等待这些神秘的来客落地的时候，周围突然没有声音了，只能听见一阵阵细微的风声传来。刚才我始终像雕像一般纹丝不动，现在忍不住扭了扭头，往车尾的方向瞟了一眼。

这一看不要紧，几乎让我叫出声来：车尾处，一张长长的脸正直勾勾地盯着我们，因为光线黑暗，看不清五官，但却能看到一双绿莹莹的眼睛灯泡一样放着寒光。

诡异旗杆

那年，我只有20岁。

虽然年纪不算大，但我已经是一名资深的司机了。如同那个年代所有的热血青年一样，一辆大解放承载着我的奋斗和理想。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奔波并没有消磨掉我的激情，反而让我与这个圆头圆脑的大家伙产生了深厚的友情，我觉得它就像是我的马匹，懂得我的心思与想法，载着我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，为建设美丽富饶、国富兵强的新中国贡献力量。

我叫孙海潮，是一名运输工人，负责长途运输建筑器材。因为刚建国，国家一穷二白，仅有的一些器材还都是苏联老大哥提供的，虽然少，但却成为工程改造不可或缺的仪器。新中国需要建设的项目多如牛毛，开山、造林、建桥、修路，处处都需要设备，因此我便终日奔波，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，但因为年轻，精力充沛，并没有觉得劳累，反而因为能够在大江南北来往自如而感到新奇有趣。

6月的一天，我像往常一样疾驰在山间小道上。别看我开车快，却非常注意安全，这山间小道不似大路，稍有不慎即落得个车毁人亡的下场，以前这种情况时有发生。但今天不似平常，有件重要的仪器急需运抵南京，因此我与押车的同志连夜疾驰。

押车的叫吴宏，生得五大三粗，一脸黑漆漆的胡茬，一声不吭地抱着枪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闭目养神。我不太喜欢他，在此之前并没有和他一起跑过车。虽然我只是运输司机，但与普通的司机有所不同，因为设备基本都是部队提供的，不同的部队持有的设备不同，所以押车的战士基本上次次不一样。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，碰上这种闷葫芦，只能自认倒霉，要知道，几百公里的路程没有人和你说话可是十分难受的事情。看看眼前这位同志，我自觉地断了攀谈的念头，还好行路的紧张也不允许我有空隙聊天。

一路走来天已经渐渐黑了，驾驶中偶尔瞥一眼埋头在副驾驶座上的吴宏，发现他其实并没有睡着，粗大的手指不时慢慢抚摸一下雪亮的枪管，显然警惕性很高，这令我非常安心。虽然他不善言辞，但有这样一位称职的保镖，至少

能让我一路放心。

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那时危险无处不在，偶尔也有重要设备被抢、人被杀的事情发生，因此部队才特意配备一名或几名押运战士跟车同往，以保证安全抵达。吴宏就是这样被派到这里来的。通常这种差事并不累，因慑于我军强悍的战斗力和战斗力，一般人不会冒这种风险沿途劫车，但凡事有例外，小心点总是上策。

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，只有硕大的车灯照出前方几米的距离，周围的群山隐藏于静谧的夜色中，悄无声息地注视着我们。

突然，车灯前有个黑影一闪而过，我感到眼前一黑，定睛看去，道路中央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高高的物体，近在咫尺。由于条件反射，我猛地一踩刹车，解放车大吼一声，生生钉在道路中央。

吴宏完全没有准备，一头撞在前挡风玻璃上，头几乎冲出了车外。他来不及抬起头，就下意识地将手中的枪贴近身旁，等回过神来，刚要问我，却一眼看见前方的黑影，他陡然握紧了手中的枪。

我的心咯噔一下，虽然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，但从刚才黑影出现的速度和个头来看，这绝不是一个人。

汽车的光线照不到那么远，只能隐约估计那东西有两米高，似乎还在微微摇摆。我和吴宏谁都没有说话，就这么死盯着它。其实这东西并不可怕，我们觉得诡异的是它出现的方式，谁都没有发现它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，怎么就在道路中央凭空出现了呢？

我正胡思乱想，吴宏小声道：“我去看看。”

我眼看着他慢慢打开车门，悄无声息地从门缝中溜下车去，健硕的身体居然像猫一样从车门狭小的空隙中消失了。吴宏很小心地将自己隐藏在车灯光线旁的黑影中，悄悄地摸了过去。

我正感慨刚才低估了这小子，没想到他这么胆大心细，就看见吴宏在距离那东西一米左右的位置，慢慢冲我打了个下车的手势。

我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，但既然让我过去，想必没什么危险，遂放心地开门学着吴宏的样子上前。

没想到首先看到的是吴宏微笑的脸，只见他往前方一指，小声道：“姥姥的，就是这么个玩意，让你差点撞死我。”

我一看，差点笑出声来。只见道路中央斜插着一杆鼓鼓囊囊的红旗，不知

道上面浸着些什么液体，正簌簌地滴下水来，因为旗帜被浆泡得纠缠在一起，因此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纺锤。

吴宏看了看头顶黑漆漆的天空，道：“估计是有人从上头把这旗子扔下来的，如果我们运气不好被当头插中，难保不出什么事故啊。”

听闻他的话，我出了一身冷汗，道：“奶奶的，这不是要我俩的小命吗？”

吴宏不语，反身靠近旗子，用枪头小心地杵了杵那黏糊糊的旗身，脸色突然变了：“奇怪，这里面有东西。”

我觉得匪夷所思，这旗子里能有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团缠在一起的破布罢了。正心想吴宏多疑了时，却发现他已经在用枪头一层层地开始翻揭旗帜，因为上面滴的液体十分黏稠，这活儿并不好干。谨慎起见，他一直用枪杆挑，我手头没有工具又不敢下手，只好在旁边眼巴巴地看着。一阵风吹来，能够闻到滴下的液体上有一股腥臭的味道，让人作呕。

这旗布非常长，吴宏只能一小点一小点地往外扒拉，忙活了半天才将卷曲的旗展开一半，但剩下的布已经比较薄了，能够看见布的中央凹陷和突起，并不规则，显然的确包着东西。只是层层叠叠包裹得十分严实，一时也无从判断是什么。

我无意中顺着灯光的方向瞟了吴宏一眼，竟然发现他脸上出现了一层细密的汗珠，忙捅了捅他，问：“怎么了？”

吴宏慢慢看了我一眼，轻轻地说：“这里面好像是个人。”

听了这话，我一下感觉手脚冰冷，巨大的恐惧向我笼罩过来。说实话，虽然跑运输的时间比较长，古怪之事也算见过不少，但这种诡异的情形还从来没有碰到过。且不说这中间的东西到底是不是人，仅是这种出现的方式已经让我觉得后背冷飕飕的。

吴宏到底是军人，即便已经判断出了大概，仍然冷静地一层层挑旗布，直到一具完整的尸体出现在我们面前。因为光线的原因，我们看得并不真切，尚不能判断是不是人的尸体，但是可以断定，这东西有细长的四肢、惨白的皮肤，身上不时散发出浓重的腥臭，显然已经死去多时了。

吴宏脸色铁青，他始终没有触摸尸体，只是近距离小心地观察。因为光线不好，我们又位于阴影中，其实看得并不清楚。我也凑过去想一看究竟，怎奈实在受不了那种恶臭，几次差点吐出来，只好退后。

吴宏似乎并不在意这恶心的气味，他皱着眉头看了一会儿，突然抬了抬头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挥了挥手，示意我靠近他。

难道又有什么古怪？

我忙将脸凑过去，正赶上吴宏靠过来，这一下我俩几乎贴上了面。看着吴宏那双大牛眼，我无端地抖了一下，却听见吴宏压低声音说：“你看看这东西的姿势，有没有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？”

吴宏一提醒，我回过神来，忙按他的意思低头看去，一看之下大吃一惊。

虽然现在还无法判断是什么，但是却可以发现，尸体以一种奇怪的姿势缠绕在旗杆上，四肢扭曲成“S”型，两个类似脚掌的部位十分修长，像一对蹼一样依附在旗杆的两侧。看着这恐怖的一幕，吃惊之余我居然有种异样的感觉，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似曾相识，却又想不起来。

正在我胡思乱想时候，吴宏突然使劲捅了捅我，低声说：“坏了，这山顶上面可能还有东西，扔旗杆只是为了阻止我们前进，看样子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千万不要出声，我们是从车上溜下来的，天色暗，我们又在灯光照射范围外，它们应该看不见我们。我回车上去关灯，你小心从边上走，避开灯光，钻到车下去！”

听完这话，我脑袋嗡的一声，还有东西？连对方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，居然还被算计了？这夜深人静的荒山深处还有什么东西在无声地注视着我们？有完没完了？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吴宏已经沿着潮湿的山壁一路摸了回去，我到达车子前面的时候，他已经将车灯关闭，车门也从外面轻轻掩上，然后冲我挥挥手，示意我躲在车子底下。

我一头雾水地跟着吴宏钻进车下，紧紧倚靠在车底盘中央，吴宏才用极细微的声音告诉我：“刚才我听见有声音从侧壁传来，好像有什么东西从山上下来了，我估计是冲着我们来的，小心点，我要是开枪你就朝车外跑，然后冲进驾驶室发动汽车。”

听了他的话，我的神经立刻紧绷起来，吴宏说得不错，车灯已经关闭，现在对方视力完全受限，应该安全许多。细小的石子将我的胸口硌得生疼，在这静无声息的夜里，我能够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心脏在急剧地跳动，这是一种令人焦躁不安的等待。

开始的时候耳朵里什么声音都没有。过了几分钟，明显能够听到有种“窸窣”声从车的一侧传来，似乎是什么东西从山上爬了下来。

正当我紧张地等待这些神秘的来客落地的时候，周围突然没有声音了，只能听见一阵阵细微的风声传来。刚才我始终像雕像一般纹丝不动，现在忍不住扭了扭头，往车尾的方向瞥了一眼。

这一看不要紧，几乎让我叫出声来。车尾处，一张长长的脸正直勾勾地盯着我们，因为光线很暗，看不清五官，但却能看到一双绿莹莹的眼睛像灯泡一样放着寒光。

由于条件反射，我身子猛地一弓，想要站立起来，但忘记了是在车底，硬生生地把车子撞了一下。我刚感受到腰部的剧痛，就听见耳边一声清脆的炸响。

吴宏开枪了。

我毫不犹豫地车底爬出，一把拉开驾驶室的门，哆嗦着发动了汽车。刚启动，就看见对面车门猛地被拉开，吴宏一脸凶相地出现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冲我大吼：“开车！赶紧开车！”

汽车像疯了一般大吼一声，猛地向前方冲去。因为是在山路上，我不敢开太快，只能尽量靠近路内侧疾驰，同时暗暗祈祷前方不要出现急转弯道，不然我们就可能直接去见马克思了。

转眼间几分钟过去了，没有发现什么异常，我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，扭头看看吴宏，他正警惕地盯着后视镜，手中紧紧地握着枪，脖子上的青筋暴突，十分紧张。

我小声问他：“吴同志，刚才什么……什么东西？是猴子吗？”

吴宏头都没回：“不知道，我没看清。肯定不是猴子，猴子没有那么大的眼睛，更没有那种奇怪脚。要不是感到你突然变了脸色，我那枪不会开得那么及时，虽然没有看清楚，方向应该不会错，就是不知道打中没有。”

我一想觉得不对，问：“你怎么知道它出现在哪个方向的？”

吴宏在后视镜里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我一直在注意你，你一侧脸我就发现了。我只看见了一双眼睛和那东西的一只脚，和我们在旗子中发现的脚很相似。”

我听了心里十分不是滋味。娘的，莫名其妙，你观察我干什么？难道还怀

疑我不成？语言上就有些情绪：“你观察得可真是仔细。”

吴宏似乎没有听出我话中有话，他的语调突然变得低沉起来：“今天晚上一定要小心，至少要开到天亮再休息，一定要尽早走出这座山。”然后他顿了顿，似乎作出一个艰难的判断：“那东西好像跟着我们，而且不是一只。”

冰冷的路人

刚刚放松的神经因为吴宏的这句话又紧张起来，我看了看后视镜，只见狭窄的小路急速地向后退去，黑漆漆的夜里完全看不到后面的情况。吴宏已经回过头来，将注意力转向前方，他皱了皱眉头，问我：“刚才那旗里面裹着的东西，你有没有觉得像什么？”

没想到吴宏也有这样的感觉。即便如此，要问我那像什么，一时还真是说不出来。但是那种奇怪的感觉总是在脑海中游荡，仿佛要打喷嚏又找不到感觉一样，十分难受。

一连串的问号冲击着我的大脑，让我头昏脑涨，索性不去想，一门心思开车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情绪渐渐稳定下来。因为刚才发生的事，我与吴宏的关系变得亲密了许多。

极度的紧张后突然放松容易产生疲惫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，我和吴宏慢慢从刚才的情绪中解脱出来，人已经困得无法自控。吴宏也敌不过强大的生理作用，在副驾驶的座位上点头，握枪的手也垂在一边，呼噜声不时响起。我开了一夜车，从极度兴奋到松懈，已经到了身体的极致，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模糊起来，马上就要睡过去的时候，我几乎是下意识地停好车，一瞬间就昏睡了过去。

醒来的时候，天居然还没有亮，但天空中已经有了一轮弯月。一阵口干舌燥的感觉从胸口涌上来，我一把推开驾驶室的铁门，跳下车一屁股坐在地上使劲干呕起来，几分钟的难受过去后，我才恢复了正常的神志。摸回驾驶室时，月光从车窗中洒下，正照在副驾驶的位置上，刚才醒来时太仓促，没有注意，现在一看不由一惊。

吴宏不见了。

我忙回身来到车厢检查设备，还好一件未少。驾驶室内副驾驶的座位上空

空如也，皮质的座子稍显鼓胀，说明吴宏消失已经有一段时间了。想是他早就已经醒来，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离开了驾驶室。不知这小子为什么不辞而别，我十分担心，一方面因为刚才吴宏说过那些奇怪的东西还在跟着我们，另一方面也因为吴宏离开时带走了枪械，现在我没有任何武器。不过设备原封未动，我也毫发未损，这显然不是歹徒的做法。本来应该因此放心点，然而刚才的遭遇之后，这反而让我更加担心。说实话，现在我宁可碰上几个歹徒，也不愿在这深山之中与那些不知是什么的怪物打交道。

我从来没有感觉时间如此漫长。山风徐徐吹过，我不断地张望，希望看到吴宏的身影。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，终于在远方月光照到的一段小路上，看到一个瘦高的黑影正慢慢向我走来，距离太远看得并不真切，但其行走的样子却让我的心揪了起来，晃晃悠悠全然不似吴宏稳健的步伐，并且似乎有一条细长的右肢，十分怪异。

眼看着那黑影一步步向我走来，我慢慢打开驾驶室的门，顺手抄起一个扳手，准备一有情况就先发制人，脑子里一股热血冲得太阳穴生疼：妈的，大不了老子拼上一条命，管你是什么东西！

一双牛眼让我长舒一口大气，明亮的月光下，我看见了吴宏疲惫的脸。

我正暗笑自己的时候，吴宏已经走到我面前，蓬头垢面的样子十分狼狈，手里拿着一根木杆，难怪看上去如此奇怪。看他一脸疲惫的样子，显然体力已经接近透支，看着我质疑的眼神，他只是摆摆手，扶着轮胎坐下，已经没有力气说话。我忙把车上的军用水壶拿来，他一把抓过“咕嘟咕嘟”喝了一通，然后一抹嘴巴，大喊：“唉，真他娘的累！”

他调整了一下坐姿，把一条腿伸直，抹了抹脸上的灰尘，略带笑意地说：“你睡醒了？刚才我看你睡得香，也没叫你，自己就去了，嘿嘿！”

我心里有些感动，这就是同志的感情了。吴宏定然是去刚才我们逃离的地方一探究竟了，我不由心生敬佩，果然是胆大心细。估计是料到旗杆掉下的地方非常危险，所以故意将我留在这里自己上路，不然将我叫醒乘车过去要省力得多，何况还多个人照应。想必他也考虑到物资在我车上，不敢拿国家的东西冒险。在那个年代这是非常平常的想法，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，别说是累点，为了保护国家财产我们搭上性命也是在所不惜的，况且吴宏还是个军人。

我忍不住问他：“好不容易才逃出来，你又回去干什么？”

谁料吴宏听到这话比我还要吃惊，他愣愣地盯着我问：“你说啥？回去？回哪里去？”

这下轮到摸不着头脑了：“昨晚离开的地方。难道不是？不然你能累得死狗一样？”

吴宏闻言露出一丝尴尬的神色：“你误会了。好容易从那里逃出来，我回去干啥？我去前面探路了。”

原来我白感动了，我比吴宏还尴尬，面上却只好不动声色，只是不解地问他：“你叫醒我一起开车去多省力，这又是何必呢？”

吴宏叹口气：“你走错路了，还是省点油吧，我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……”他看了我一眼，突然说：“你自己去看看地图，我们路线错得太多了。”

经他一提醒，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刚才一路狂奔哪里记得走的什么路线。我几乎没有勇气继续想下去，只好把话题扯开：“那你这杆子哪里来的？干什么用？”

吴宏清了清喉咙，说：“我一醒过来就感觉到不对，和地图怎么也对应不上，急得要命，也没叫醒你就下车往前面走了一段路准备探探情况，说不定能够碰上个把人问问路什么的，本来没抱什么希望，没想到真的让我碰上一个人。”

我有些着急，打断他的话问：“人呢，在哪儿？问没问清楚路该怎么走？”

吴宏闻言眼神突然黯淡下来，顿了顿说：“谁知道遇上这么个人，还不如没有碰到。”

神秘地图

歇了一口气，吴宏继续说：“路上只有月光，我又摸不着头绪，所以路十分难走，跌跌撞撞走了很久，鬼影子都没有碰到一个。我都有点后悔了，突然发现在前方路中央仰面躺着一个人！我赶紧上前查看，他身体还算健壮，但不省人事，脸色涨红，双眼紧闭，浑身冰凉。看情形伤势不轻，我差点以为他已经死了，谁知道找遍全身却没有发现哪里有伤口！当时我还有力气，就搀扶着他想返回这里，谁料这人身体特别重，按说我的身体也算结实，居然背他走了

一会儿就气喘吁吁。没办法只好把他放在路边，一路又走了回来，就这样还把我累个半死。”他挥挥手中的木杆，“这是当时发现他紧握在手中的，我好不容易抽出来做个拐杖，不然可够我受的。”

我叹了一口气，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，刚逃出危险又碰上一个病号。我扶了吴宏一把：“没办法了，走走看吧。不管怎样，既然有人，前面应该不会有问题。”

吴宏却慢悠悠地说：“看这人的情形，前面难保没有问题。”

我没有理他。有问题怎么了？有问题也得救人。我一把搂住吴宏的右臂，搀扶着他钻进驾驶室，吴宏坐定后，仍然一副没精打采的样子，还没从刚才的疲惫中缓过劲来。我有些瞧不起他，还军人呢，泥捏的一样，扛个人就累成这样？

想归想，我其实很佩服他的胆色，经过刚才的事情后，仍然敢一个人在这荒山之中独行，他也算是条汉子了。

我发动汽车，扭头问闭目养神的吴宏：“说吧，怎么走？人在哪个方向？”

吴宏睁开眼，右手一指前方：“前面那个小路口右转。小心点开。”

汽车慢慢地行进，我对刚才发生的惊险一幕心有余悸，生怕半空中又掉下什么匪夷所思的东西，速度始终开不上去。吴宏力气恢复了些，他拍拍军装上的尘土，叹口气说：“不是我偷懒，那人真沉，我从没见过活人这么重的。好歹我也算是坚强的革命战士，有一把子力气，就这样背到离这里二里地的地方也实在是不行了，死沉死沉的，像是……”吴宏说到这里，像是想起了什么，突然把话咽了回去，闭口不言了。

看来刚才我脸上一晃而过的神情没有逃过吴宏的眼睛——我听得出来他为什么突然打住了话头，这是在给自己说话。没想到坚强的革命战士还挺迷信，不就是说重得跟死人似的吗？扛死人这事我也干过，不过如此。

话说回来，如果没有亲身体验，的确很难想到人死后的尸体比活人要重得多，谁也说不清楚为什么，所谓“死沉死沉”就是这个意思。想必吴宏想到今晚的境遇，怕再说这些话不吉利。

走不一会儿，吴宏轻轻拍拍我的肩，说：“到了，就是前面。把灯关了，我们下去看看。”

看来吴宏受到了刚才惊险一幕的影响，警惕性高了很多。前方月光照到的

地方，道路内侧倚靠着一个黑影，离得太远不能确定是不是一个人。我和吴宏从车旁慢慢靠近，还未看清这黑影的相貌，我就被半边露出的亮晶晶的东西吸引了视线。

仔细一看，是个秃头。

我忙低头看去，眼前是一个宽肩男子，头垂肩塌，双眼紧闭，身穿粗布僧衣，脚踏一双夹口布鞋。

居然是个和尚。

我吃了一惊，忙回头去看吴宏，这厮站在我后面一脸平静，看来这人就是他当时碰到的伤者。

既然吴宏说没有找到伤处，我也就没有细看，只是将手指搭在伤者的颈旁试探，还有脉搏，但触之皮肤冰冷，估计伤情比较严重。奇怪的是，我似乎感到这人身上有一股细微的腥气，若有若无，但和鱼腥之类的味道又有所不同。救人要紧，来不及细想，我迅速起身挽住和尚右胳膊，给吴宏使了一个眼色，吴宏疾步来到和尚左侧，同我架起他一路往车上走去。

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，就是这草率的一摸，我的生命便如浮尘一般，飘忽在生死之间，几乎瞬间坠入虚无的深渊。

但当时的我全然不知。我反手一拽那人的胳膊，突然发现不对：

太重了！

刚才我误会吴宏了，这人的确重得蹊跷，别说是一个活人，就算是尸体这重量也有些过分了。吴宏居然扛着他能走过大段的山路，直到离我只有二里路的地方，力气着着实得了得。

我和吴宏气喘吁吁地将伤者抬上后车厢，将他放在车厢地板上后，我们如同被抽干了一样浑身松软，吴宏干脆一屁股坐到了地上，我也扶着装仪器的木头箱子大口大口地喘气，实在是疲惫不堪。

吴宏在车下自顾自地擦汗，我慢慢滑坐在地板上，无意中发现车厢中央多了一块布。装载设备的时候我亲自检查过，后车厢里除仪器外没有任何东西，这多出来的布定是那人身上掉落下来的。

要不是月光恰好透过敞开的帆布照射进来，我还发现不了这块方方正正的布。我抓在手里，对着月光看了看，上面空空如也，没有绣什么东西，就随手掖进了裤兜。

吴宏似乎休息得差不多了，他站起身来，挥手招呼我说：“走吧，去车里开灯看看地图，我们还不知道在哪里。”前方道路已经渐渐狭窄，继续走下去显然不是上策，很可能是死路一条。

我闻言跳下车厢，和他钻进驾驶室，小心打开室内顶灯，把地图拿出来想弄清楚自己的方位。那时的地图并不精细，像我这种跑长途运输的用的地图有时主干道标示得清楚，但分支的小路就似有似无了，所以我和吴宏琢磨了半天，仍然毫无头绪，吴宏倒还算镇定，我却是急得满头大汗。

性急之下，我随手从身上掏出毛巾开始擦汗，越擦越觉得不对，皮肤被拉得生疼，定下神来一看，原来错将刚才捡到的方巾拿了出来，方巾已经被我的汗浸湿，隐隐还有血丝显现。

吴宏看到微微一笑，打趣道：“小孙，别着急。你擦汗都能擦出血来，力气不比我小啊，厉害厉害！”

这厮居然拿我找乐，我没好气地说：“这不是我的毛巾，刚才那人身上掉的，拿错了，粗糙得跟麻袋一样，倒霉！”

吴宏脸上的笑意淡了些，他轻声问：“哦？拿来我看看。”话音未落，手已经伸了过来。

我顺手扔给他，吴宏拿过湿漉漉的方巾翻来覆去地看。我暗自好笑，一块破布有什么好看的，刚才老子已经研究过了，屁都没有，你还能看出什么花头来？

吴宏当然不知道我的想法，只顾低头仔细端详，不过他没看我，我却不得不注意他，因为吴宏的脸上渐渐凝重起来，不时将布片举起对着灯光观察，眼睛里也闪烁有神。难道真的在这破布上发现了什么奥妙？我忙问道：“怎么，吴同志，有发现？”

吴宏这才看了我一眼，然后将方巾举在顶灯前方，让昏黄的灯光透射过来，然后指着方巾上的一点说：

“邪门了，这好像也是张地图。”

不可能。听了吴宏的话，我第一反应就是这小子在胡说。刚才我已经将这方巾看了个通透，即便没有你在灯下看得清楚，也不至于上面有幅地图发现不了吧，不是这小子又逗我玩的吧？

不过看吴宏一脸严肃，我也没敢多说，将脸凑了过去，皱着眉头迎着昏黄

的灯光端详起那块方巾。

只看了一眼，我就愣住了。

居然真的有一些条纹出现在方巾之上，粗细不一。从纹线的趋向看，并不是胡乱画上去的，因为所有的纹线虽是纵横交错却条理分明，的确很像一幅地图。

吴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扯过我们自带的地图放在左膝盖上，现在一只手拿着方巾靠近顶灯，眼睛却看向大地图，估计是在与方巾比对。因为注意力转移了，手就有些斜，抖来抖去，搞得我看不清楚。我索性一把将方巾拿在手里，用手摊平拿手指顺着纹路触摸详看。

没想到我刚摊平摸到纹路，低头细看时，却发现方巾之上一片空白，又什么都没有了。吴宏瞪我一眼：“你瞎抢什么，刚才就快消失了，我正想对比一下我们的位置。这小地图比我们的地图标得详细多了，而且范围很小，好像就是这附近。”说完他一把抢过方巾，随手拿过军用水壶，“咕咚”往上倒了一口水。

我马上明白了，难怪我刚才看了半天啥也没有，这东西肯定是浸了水才会显现线路。我刚才误打误撞用来擦汗让它原形毕露，吴宏发现后因为对着灯光长时间观察，再加上手上的温度，小小方巾上的水分已几乎被烘干，我再拿来放在皮肤上，也加速了水分蒸发，方巾一干自然什么都没有了。想必吴宏已经想通了这点，所以并不奇怪，还早就准备好了水壶，以备不时之需。

果然，方巾浸水后，马上又显现出纹路，吴宏让我用手拿着对准顶灯，然后他把我们带的地图放在左侧，我们对照着研究了半天。

不出意料，这是张地图。范围就在我们现在所处位置附近，只是它所标示的范围比较小，自然就比较详细。通过这张小地图，我们弄清楚了自己的方位，已经离主路差了很多，但如果现在启程应该不会延误设备运输。

我十分高兴，毕竟今晚发生的事情太多，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控制，而且一路惊险，长蹼怪物、和尚、神秘的地图……我几乎到了自己能够承受的极限，大脑中如同有个搅拌机一样乱成了一锅粥，现在终于找到离开这里的方法，用那时的比喻，就像是迷航的船只看见了灯塔，简直欣喜若狂。之前的警惕性一扫而空，把车开得山响，一路狂奔。

吴宏不动声色，一直在低头研究地图，连汽车开动起来都没有任何反应。